



阿凡提的故事

戈宝权 主编

中国民间文库出版社

I277.3
(W)9

0076650

戈宝权主编

阿凡提的故事

本社编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图书馆 XT0-0076650



中国民间文萃出版社

一九八一·北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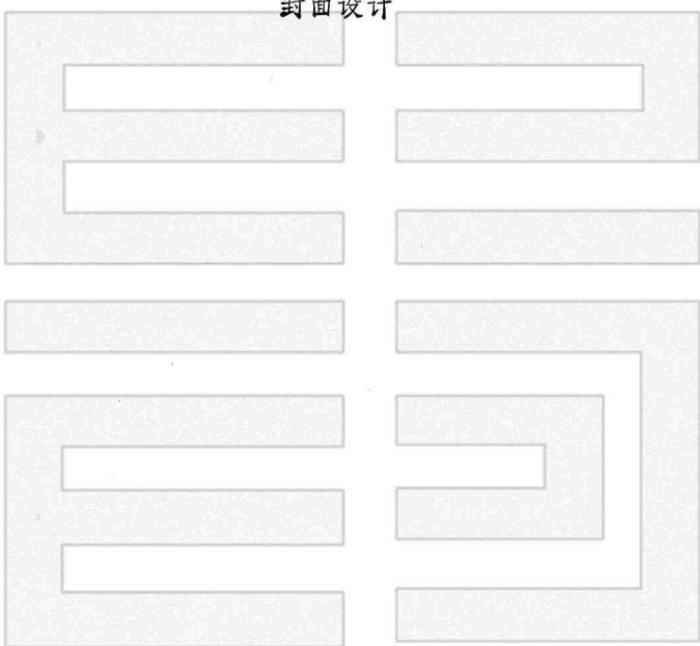
486239

责任编辑 凉 汀

插 图

缪印堂

封面设计



阿凡提的故事

戈宝权主编

中国民间文艺出版社出版

(北京翠微路二号院)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北京新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850×1168 $\frac{1}{32}$ 印张：9 $\frac{1}{4}$ 字数：190,000

1981年12月第1版 1981年12月第1次印刷
印数：1—77,000 册

书号：10229.0008 定价：0.78元

谈阿凡提和阿凡提的故事

戈 宝 权

阿凡提，阿凡提！对于我国的民间文学研究者和广大的读者来说，这是一个多么熟悉的名字！

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的各族人民（特别是维吾尔族人民）中间，阿凡提早就是一个家喻户晓的人物。现在，阿凡提的故事也流传到了全国各地，受到读者和听众的普遍的热爱与欢迎。也许，你已经读过上海、北京和新疆等地出版的《阿凡提的故事》；或者，你从银幕上看过上海摄制的木偶动画片《阿凡提》，北京摄制的宽银幕故事片《阿凡提》，或是中央歌剧院演出的关于阿凡提的喜歌剧《第一百个新娘》。假如你住在北京的话，你从《北京晚报》上经常可以读到“阿凡提新编”和“请教阿凡提”的专栏。你还可以通过各地的邮局，订一份新疆乌鲁木齐市出版的《阿凡提》的画报，其中每期都用汉文和维文介绍一些阿凡提的故事。由此我们就不难看出，阿凡提的名字和阿凡提的故事在近年来流传的情形了。

每当提到阿凡提的名字或是讲起阿凡提的故事，大家就不禁会问：“难道真有阿凡提这个人吗？”“阿凡提的故事都是阿凡提一个人讲的吗？”还有，“阿凡提的故事是怎么流传到今天的呢？”关于这些问题，有着各种不同的说法。如有人说：阿凡提并非实有其人，而只是民间口头文学中虚构的一个人物；也有人说：阿凡提是否确有其人，目前还没有能考证出来。在新疆维吾尔族人民

中间，有人说阿凡提就出生在他们家乡的附近，甚至老年人还说他们的父辈们曾经亲眼见过阿凡提。在苏联的中亚细亚一带，也普遍流传着阿凡提的故事：如乌兹别克有人说，阿凡提曾到过当地的名城布哈拉，因此留下了不少同这个城市有关的故事；塔吉克人则说，阿凡提生活在霍真特（现名列宁纳巴德），那儿有他住过的地方和同他有关的地点，就好象阿凡提不久前才骑了毛驴离开那儿似的。中近东国家的人都说，阿凡提曾到过他们那里，小亚细亚半岛的土耳其人则说，阿凡提是土耳其人，因为在土耳其的阿尔谢希尔地方，至今还有他的坟墓。总之，阿凡提究竟是怎样一个人；是否确有其人或者只是一个虚构的传说人物；阿凡提的故事是怎么流传下来的，它流传的地区究竟有多么广，这就成为各国民间文学研究者非常关心的问题。

首先，真有阿凡提这个人吗？根据不少学者的研究，阿凡提并非虚构的人物，而是一个真实的历史人物。

他的本名是纳斯尔一埃德一丁，联读起来则成为纳斯列丁或纳斯尔丁，意译出来就是“宗教的胜利”或是“对宗教的支持”。为了对他表示尊敬，大家又称他为霍加·纳斯列丁，还有人称他为纳斯列丁·阿凡提或毛拉·纳斯列丁，甚至就简称为霍加。在我国新疆和苏联的中亚细亚一带，大家都称他阿凡提。由于这个名字在突厥系各民族的语言里都是通用的，因此在维吾尔语是阿凡提，在乌兹别克语是阿潘提，塔吉克语也颇相类似，称为阿方提。这里要指出的，“阿凡提”并非人名，正同“霍加”和“毛拉”一样，都是称号。“阿凡提”来源于突厥语，一是对男人的一般称号，意即“先生”；一是对有知识和有学问的人的尊称，意即“老

师”。“毛拉”是伊斯兰教教职的称号，我国通称为“阿訇”，它和“霍加”一样都同是尊称。

据土耳其学者穆夫提·哈桑在十九世纪八十年代研究地方档案的结果，查明纳斯列丁生活在十三世纪的土耳其。他于伊斯兰教历六〇五年（公元一二〇八至〇九年），生在土耳其西南部西甫里希萨尔城附近的霍尔托村。他同他的父亲一样，都当过清真寺主持公众礼拜的伊玛目（即领拜人），而且还是位精通伊斯兰教义的神学家，在伊斯兰教中提倡禁欲主义和简化宗教仪式的苏非派的学者。在土耳其伊斯坦布尔的博物馆里，至今还保存着一张他的画像：他长着很长的白胡须，头上戴着一顶很大的缠头，身子骑在一头瘦小的毛驴上。据说他骑毛驴的方法很特别，是背朝前，脸朝后，也就是倒骑毛驴。他曾经对他的学生们这样解释说：“假如我朝前骑在毛驴上，你们就会落在我的背后；假如你们走在我的前面，那我又只能看见你们的背脊。因此我选择了一种最好的骑毛驴的办法，就是背朝前，脸朝后。这样我就解决了一切难题，而且能方便地看着交谈的人，这样也就显得更加有礼貌。”

纳斯列丁于伊斯兰教历六三五年（公元一二三七至三八年），从他的家乡去到南方的阿克谢希尔城，最后于六八三年（公元一二八四至八五年）以七十六岁的高龄死在当地，他的坟墓至今犹存。他逝世的确切年代，是伊斯坦布尔大学教授胡阿达·凯普留柳在研究了他的墓石之后才肯定下来的。墓石上刻的年代是伊斯兰教历三八六年（公元九九六至七年）；后来重修他的坟墓时又发现了另一块墓石，刻的年代也是同样的。如以三八六年为据，纳斯列丁就是生活在十世纪，但墓石上的三八六年应该反过来读成六八三年才对，这正是十三世纪蒙古人入侵土耳其的时代。据说，他的坟墓是根据他的最后一个笑话，也就是根据他的遗言建

成的。一说他的坟墓是建在四根柱子上，四周围是空的，但在墓前的大门上却装了两把大木锁，引人发笑。一说他的坟墓上装了一扇又厚实又沉重的木板大门，上面钉了木闩，挂了许多把无法打开的锁，人们无法通过这扇大门走向他的墓穴。因为纳斯列丁曾经不止一次地说过：“大门关闭着，是为了我的朋友；大门打开着，是为了我的敌人。”

在土耳其，纳斯列丁还又成为大家所崇拜的人物，而且形成了一股迷信之风，他的坟墓也成为一处圣地。据说，当地的居民在举行婚礼时，要到他的墓前邀请他参加婚礼，否则婚姻就会发生不幸；生病的人常来向他求医，因此在他的坟墓上挂了不少祈福和谢恩的布条。他逝世的年代是六八三年，把这三个数字翻成阿拉伯文字母就有“我看不见”的意思，因此眼睛有病的人就用他坟墓上的灰土来涂眼睛。由此看来，纳斯列丁的名字和有关他的笑话与故事，给后代的人们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

二

其次，阿凡提的故事都是他一个人讲的吗？它们又怎么经过了六、七个世纪一直流传到今天的呢？

据说，远在纳斯列丁以前，十世纪在阿拉伯就流传过关于朱哈的笑话。朱哈出生在阿拉伯的库法，他曾留下不少笑话。这些笑话后来流传到了波斯、埃及和地中海一带：阿拉伯人叫他朱哈、召哈或是朱希；埃及人叫他戈哈；北非的柏伯尔人叫他杰哈或是西·杰哈；马尔他人叫他贾哈；西西里人叫他久法；卡拉布里亚人叫他休哈或是肖凡尼，由此可见其流传之广。不用说，朱哈的笑话也流传到了土耳其，由于纳斯列丁也讲过不少笑话，经过多年流传、演变和发展，它们就和朱哈的笑话混合起来。阿凡提

的故事到了十六世纪方由土耳其的作家和诗人拉米伊记录下来，收入他编辑的笑话集。当十七世纪他的笑话被译成阿拉伯文时，大家都称阿凡提是“鲁米利亚(即小亚细亚)的朱哈”了。

阿凡提这个人物，现在已成为民间口头文学中的一个“世界形象”。由于土耳其的学者说阿凡提是土耳其人，因此就形成了所谓“土耳其说”的看法。事实上，阿凡提的笑话和故事，不仅在小亚细亚半岛的土耳其、阿拉伯国家、中近东和地中海一带，就是在巴尔干半岛、高加索、中亚细亚和我国的新疆等地也都广泛流传。他的名字现在欧、美各国，也是为大家所熟悉的。

至于阿凡提的故事在我国新疆各族人民中间流传，这绝不是短时间的事情。从历史关系上来说，我国新疆同中亚细亚和中近东一带，很早就是著名的“丝绸之路”所经过的地方，并且又是东西方贸易、文化交流和朝拜伊斯兰教圣地麦加必经的要道。由于语言文字的近似和宗教信仰的相同，阿凡提的故事很早就流传到我国新疆一带。阿凡提的故事在维吾尔语通称为“纳斯尔丁·阿凡提蓝提凡”，“蓝提凡”在突厥语意为笑话、逸事，我们现在习惯于称为阿凡提的故事，意即指阿凡提的笑话和有关他的故事与逸事而言。不用说，这些笑话和故事在新的土壤上，在不同的历史条件下，由于得到人民的喜爱，经过世世代代的口传，被不断加工、补充、发展而流传下来，并且又带有了民族的和地方的色彩，如在维吾尔族人民中间被称为阿凡提的故事，乌孜别克族人民也称为阿凡提的故事，但在哈萨克族人民中间则称为和加·纳斯尔的故事和阿勒的尔·库沙的故事，实际上这些故事都是非常近似的。

阿凡提的故事之所以为广大人民所喜爱，是因为它们体现了劳动人民的勤劳、勇敢、乐观、幽默、富于智慧和正义感的优秀品质；是因为它们揭露和讽刺了封建统治的巴依(财主)、伯克(长

官)、喀孜(宗教法官)直到阿訇(清真寺执行宗教教职的人);甚至也揭露和讽刺了大臣、宰相和皇帝,其中就有中亚细亚一带的统治者和侵略者铁木儿(1336—1405)。虽然阿凡提和他并不是生活在同一个时代,但阿凡提的不少故事都同铁木儿的名字联系在一起,如《阿凡提献无花果给铁木儿》、《阿凡提和铁木儿相互恭维》、《帖木儿请阿凡提打马球》、《阿凡提和铁木儿打猎遇雨》等,就是讲他同铁木儿的关系的。

阿凡提的笑话和故事,到了十八世纪才被收集起来和编辑成书;十九世纪在土耳其的伊斯坦布尔和埃及的开罗都出版了最初的石印本的阿凡提笑话集。现在通常所根据的,有土耳其学者维列达·伊兹布达克在一九〇九年所编的版本,共收了三百九十二个笑话。其中最前面的九十七则,称为“基本的传统笑话”,如《在清真寺讲道》、《锅死掉啦》、《明天就是世界末日》、《既然尊敬的是皮袄,那就请皮袄吃吧》、《霍加和铁木儿打猎遇雨》等笑话,就和我国新疆一带流传的《相互问问》、《锅生儿》、《世界的末日》、《请吃吧,我的新袷袢》、《打猎遇雨》等故事基本相同。现把《既然尊敬的是皮袄,那就让皮袄去吃吧!》(见《基本的传统笑话》之三十八)翻译出来,同在新疆流传的《请吃吧,我的新袷袢》一比,就可见一般了:

有一次,人家请霍加去参加盛宴,他穿了一身破旧的衣服,这样谁也没有注意他。霍加就悄悄地跑回家,穿上漂亮的衣服,在外面还披了一件皮袄走回来。大家在门口尊敬地迎接了霍加,把他请到贵客席上。主人指着最好吃的菜,开始请他吃:“请,霍加,请尝一尝!”霍加就把自己的皮袄伸向菜盘,说道:“请呀,皮袄!”客人们都惊讶道:“霍加,你这是干什么?”霍加解释道:“既然尊敬的是皮袄,那就请皮袄去吃吧!”

三

阿凡提的故事现在已被翻译成世界各国的文字，英、美、法、苏联和日本等国都有了译本，受到广大读者的热爱。同时各国对阿凡提和阿凡提的故事的研究也愈来愈多，大家都认为阿凡提是一个“世界的现象”。

如苏联的研究者杰甫列托夫说：

霍加的形象，……存在整个的东方：在波斯、阿拉伯、土耳其、外高加索、北非洲、西西里岛、希腊，以及在巴尔干半岛的保加利亚人、阿尔巴尼亚人和罗马尼亚人中间。事实上，东方的所有笑话材料，都是围绕着这个名字收集起来的。

霍加的形象是民间幽默最光辉、最出色的创作之一，至于在出现了关于他的笑话的地方，都还有着生动的反应。对于他，民族的爱好和概念都不是障碍，而他确确实实已经被列入那些称为“世界的现象”的形象之列了。苏联的另一位研究者勃拉金斯基又说：

我们也不能把这个形象的产生确切地局限在一定的地方范围内。类似的历史条件，可能在不同的地方——从阿拉伯到中亚细亚——同时产生出这个形象。在所谓穆斯林东方的各族人民的文化相互关系和文化宝藏的相互交流的过程中，这个形象只有更加丰富地充实起来，并且所有的民族——阿拉伯人和土耳其人、伊朗人和高加索的各族人民、维吾尔人和中亚细亚的各族人民、阿尔巴尼亚人和其他巴尔干的各族人民，这些形象在他们中间发展和完善起来，——都对这个形象作出了自己的贡

献。这个形象在各个不同的时期以各种不同的形式人格化……最后就成为霍加·纳斯列丁（即纳斯列丁·阿凡提、阿潘提、毛拉·纳斯列丁）……

又如南斯拉夫的研究者伊凡·索普说：

在世界文学的口传人民创作中，很少有许多喜剧的英雄人物，能和霍加·纳斯列丁相比的——他是无数的笑话的作者，是令人发笑的故事的英雄人物，这些笑话和故事，一直到今天还引起从摩洛哥直到中国，从西伯利亚直到阿拉伯半岛的许多民族的赞赏和笑声。纳斯列丁的笑话或是关于他的故事，可以在将近四十多种语言中听到。

好多个世纪以来，霍加·纳斯列丁的名字，和滑稽可笑的、天真的、粗卤的笑话联系在一起，这些笑话渗透了人民的智慧，并且成为了一个榜样，就是在和粗暴的势力与压迫者进行斗争时，是时时刻刻可以利用机智的俏皮话和讽刺来作为武器的。

总之，由于阿凡提用聪明、机智和幽默的语言，嘲笑了富人们的愚蠢、万恶的旧社会和一切假仁假义的人；揭露了封建社会的反动统治与压迫；表达了广大人民群众的强烈的气愤感情和他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几百年来他的笑话和故事就一直被流传着，得到劳动人民的喜爱。阿凡提——霍加·纳斯列丁的响亮的笑声，经过了好几个世纪一直流传到今天，它也将会更加长久地流传下去！

一九八一年七月二十日于北京

目 录

国王照镜子	(1)
国王的灵魂	(1)
修行妙法	(2)
种金子	(2)
皇帝的身价	(4)
金钱和正义	(6)
国王和线绳	(6)
挖掘坟墓	(7)
真主的使者	(8)
最欢乐的日子	(9)
当驴子	(11)
国王的枪法	(11)
看脊背	(12)
马飞上天空去啦	(12)
糊涂虫	(14)
献颂词	(14)
寻找智慧	(15)
察狱	(18)
灭鼠灵药	(18)
到驴圈去	(20)
冲着国王叫的驴子	(20)
有理	(21)

“好极啦！”	(22)
会念书的毛驴	(24)
它在笑您的马	(25)
十年之后	(25)
信兔	(26)
谋士	(27)
生男和生女	(28)
您的官做不得	(28)
国王有四条腿	(29)
国王的生肖	(29)
王袍	(30)
毛驴总督	(30)
都是真话	(31)
恶魔	(32)
给暴君的答复	(32)
比国王早死两天	(33)
国王的梦	(33)
受了骗的国王	(34)
阿凡提的箭法	(35)
庄稼汉的力量	(35)
分鹅	(36)
量渠水	(37)
半咳嗽	(37)
四十只母鸡当中应有一只公鸡	(38)
拉金币的毛驴	(38)
身不离鞍的传令兵	(41)
拿毛驴作榜样	(41)

阴阳鱼	(42)
“一物三吃”	(43)
作驴槽	(44)
长个驴头	(44)
这不是蛋吗?	(44)
狼鬼子	(45)
真的没有了	(46)
再也难不倒他	(48)
骑牛赛马	(49)
卖壁毯	(50)
献神鸽	(51)
“聪明”的王子	(51)
猎鹰的灵魂	(53)
脏水	(53)
鸟语	(54)
鹅腿	(54)
两头驴的东西	(55)
防贼	(57)
避雨奇遇	(57)
阿凡提和国王	(59)
“我的车里坐的是狗吗?”	(61)
奇怪的商队	(62)
大贼	(64)
什么饭最好吃	(64)
当了官瞎了眼	(65)
死人	(66)
唱着歌儿找驴	(66)

如果他们是狗	(67)
县官和狗	(67)
胡大的嘱咐	(69)
画匠治病	(69)
戏弄县官	(70)
人的生死	(71)
和驴子只差三尺远	(72)
亦好亦坏	(72)
它骂你也是一只狼	(73)
伯克坐船	(73)
装疯	(74)
早死了好	(75)
狗也讨厌	(76)
死了也不会往下走的	(76)
胡大是放高利贷的	(77)
魔鬼的脸	(77)
喀孜没有心	(78)
智慧	(78)
女人的话	(78)
一耳光与五块钱	(79)
悬案	(80)
没喀孜的地方最好	(80)
表里不一	(80)
不跟你在一起	(81)
廉洁的驴子	(81)
从来没听说过	(82)
当喀孜用不着脑子	(82)

我的名字叫贿赂	(83)
一辈子也学不会	(83)
藏在怀里的东西	(84)
驴头与驴耳	(85)
喀孜变驴	(85)
力气钱	(86)
喀孜无理智	(87)
送到地狱	(87)
别找死	(88)
应当割掉	(88)
喀孜的散蓝	(89)
我先给他判罪	(89)
诅咒你一千次	(90)
要是见了喀孜本人	(91)
不相信自己的眼睛	(91)
要是被喀孜逮住	(92)
会说话的狗	(92)
如果真和我期望的一样	(93)
仙兔	(94)
巴依夸喀孜	(95)
领我去见胡大吧	(96)
两个五十两	(96)
还要外套干什么	(97)
给大阿訇理发	(98)
去亲自丈量	(100)
夸寺塔	(100)
四个鸡蛋	(101)

一块顶一千块	(101)
礼拜仪式	(102)
祈祷	(103)
铁头大棒	(104)
催眠术	(104)
爱唱歌的毛拉	(105)
肚子的咒骂	(106)
癞狗非狗	(106)
做斋饭	(108)
贵人	(108)
进了天堂的伊玛目	(109)
给我与给你	(109)
你才是蠢货	(110)
还算有良心	(110)
把你的礼拜寺搬走吧	(111)
魔鬼的证婚人	(111)
二十五遍与十遍	(112)
一只脚的乃玛孜	(112)
快别说了	(113)
借门	(113)
胡大咋能看见?	(114)
母魔鬼	(115)
帕尔孜	(115)
退钱	(116)
全套《古兰经》	(117)
甘露	(117)
高不可攀	(118)